

沉浮梧桐

悠悠的桃花江上，幼小的身體隨波漂流。是誰決定了一條性命的沉浮？

故事大綱

新任縣官秦鍾在宦海浮沉多年後，終於攜家眷返鄉赴任。一到任便遭遇了棘手的連續強姦殺人案。而被逮捕的嫌疑犯馮生，似乎與秦鍾的夫人美娘，在過去曾有不尋常的關係。

深愛著美娘的秦鍾感到十分痛苦，卻又看到美娘在水畔試圖溺死親生兒子玉桐的殘忍景象。「或許是因為兒子是妻子與強姦犯所生，以致妻子如此的痛苦。」心裡這麼想著的秦鍾，以自己的手溺殺了玉桐。孩子的屍體隨水漂流。秦鍾並殺害了目擊證人婢女繡球，埋在梧桐樹下。

在審理案件的公堂上，秦鍾一向是一個明智的裁決者，但面對馮生的案件，他失去了公正。雖然有眾多的疑點尚未釐清，但秦鍾只求速審定案，以求封住馮生之口，免得妻子與強姦犯生子的醜聞被他人知曉。

忽然有一名不速之客來到，他是當年秦鍾參加科舉時的主考官，也是他的恩師，現任的御史龐彬。龐彬意圖為馮生開脫，並說出了馮生早已不能人道的事實。也就是說，馮生不可能是連續強姦殺人犯。而美娘所生的玉桐，其實是秦鍾的親生子。

得知此事的秦鍾猶如遭逢晴天霹靂。在夫妻相互怪罪之時，玉桐回來了。但玉桐因驚嚇過度口不能言，認不出父母，宛如行屍走肉。龐彬此時提出了各讓一步的要求：盡早撤銷馮生的案子，讓他回家與父母團聚，並且也不起訴秦鍾的殺人罪名。

面臨家庭破碎、妻離子散的景況，秦鍾做出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決定……

人物

秦鍾 新赴任的縣官，三十歲，有才情傲骨，仕途不順遂

美娘 縣官妻，二十五歲，秦鍾的青梅竹馬

玉桐 縣官夫婦的獨生子，七歲

繡球 美娘的侍女，一個活潑善良的小姑娘，十七歲

乳母 美娘的乳母，五十多歲

馮生 犯罪嫌疑人，三十歲

馮年 馮生的父親，五十多歲

馮母 馮生的母親，五十多歲

龐彬 御史大人，秦鍾的恩師，與馮家有故交，四十多歲

醫生、補快、衙役、縣民人等

分場

第一場 赴任

第二場 一堂

第三場 疑心

第四場 失子

第五場 二堂

第六場 恨水

第七場 三堂

第八場 浮舟

第一場 赴任

【音樂起。縣官一家與僮僕乘舟沿江而行。沿途景色秀麗宛如仙境。縣官一家在船艙內，僮僕與船夫於船艙外。】

僕役與船夫們：（唱）梧桐江邊花盛開，一葉浮舟順流水，美人可比粉紅蕊，才子風流故里歸。

【玉桐跑出船艙，被這般美景所吸引，興奮得跳上跳下。他是一個小少爺，承襲了父親狂狷氣質，父親不太管教他，而是溺愛與任其發展，使得這個官家小公子顯得有點野。】

玉桐：（上半身伸出船外，伸手撥弄江水）好冰涼呀。阿爹阿娘，快出來，這裡的桃花好美，江水好清呀。

【繡球從船艙出。】

繡球：玉桐公子，別這樣，危險呀。

【玉桐裝作要跌入水中的樣子，繡球把他抓上來。玉桐跑前跑後，繡球追著他。】

秦鍾：（內白）左右！

僕役：在。

秦鍾：停船靠岸。

船夫：是。（將船靠岸）

【幾個僕役跳上岸，做出繙船靠岸的身段。玉桐也蹦蹦跳跳的上岸，繡球跟著他。】

【一個俊逸的白衫男子，從船艙內背對著外走出來，他小心的牽著一個美麗女子走到船艙外。亮相，是一對女貌郎才。他們是玉桐的父母，回鄉赴任的縣官夫婦。】

秦鍾：哈哈哈哈哈！（帶著酒氣，唱）少年英雄志凌雲，李白斗酒百詩文，花香襲人神智昏，遊子歸鄉欲離魂。

美娘：(唱) 隨郎赴任有七年，南北顛沛與流離，有幸回歸故鄉里，相夫教子避是非。

繡球：(好不容易抓住了玉桐，玉桐在她手中掙扎著想跑) 夫人，這樹林真是寬闊，花蕊爭豔，香氣逼人。(大口吸氣) 繡球我都快被這香氣薰得暈過去了。

美娘：繡球，是你們跑太快，喘不過氣了。

【秦鍾與美娘上岸。美娘感動的欣賞美景，秦鍾卻百無聊賴，的往林中走去。玉桐追著父親腳步鬧著玩，兩人的身影隱沒在林中。】

玉桐：：阿爹等我！！阿爹！

美娘：啊，已經七年了，這梧桐江與梧桐林都沒有變，好像我當初隨秦郎赴任的時候一樣。沒想到竟然能重返故里。像做夢一樣。

繡球：恭喜夫人回轉故鄉。這裡的好風水，一定能讓您好好休養玉體。

美娘：說來奇怪。能夠回鄉是好事，但是這幾天在船上我總是坐立難安，一睡覺就作惡夢，或許是近鄉情怯吧？咦，玉桐呢？

繡球：咦，剛剛還在這裡，跑去哪裡了？

美娘：繡球，小公子對此地地形不熟，容易有危險，你快去找他回來。

繡球：是。(喊) 小公子，你在哪裡？快出來呀。(暫下，數名僕役隨行)

【乳母出。】

乳母：小姐在哪裡？小姐在哪裡？(唱) 小姐離鄉已七年，今日返鄉歸故里，老身快將腳步移。(見到小姐，白) 小姐！！(唱) 故人面前施一禮。

美娘：(唱) 忽見故人施一禮，美娘含淚悲又喜，(白) 乳母呀！(唱) 一別至今有七年，點滴恩情記心裡。

美娘：(扶起乳母) 乳母，多年不見，你的身體可好？我寄給你的信件與禮物可有收到？

乳母：小姐，讓我看妳。怎麼瘦這麼多？這幾年你在地受苦了！

【乳母哭了起來。美娘搖搖頭，拍乳母的手，表示安慰她。】

【玉桐忽然從水中冒出來，滿臉是泥巴，肩上背著一根樹枝，上插著一條鯉魚。乍看之下像一隻小獸。】

玉桐：哇！

【美娘與乳母以為有獸出現，大驚失色，尖叫著想逃跑，玉桐則緊隨在後。】

玉桐：（覺得有趣，繼續逗著母親與乳母，堵住她們的去路）哇！

【美娘與乳母嚇得逃往另一個方向。】

玉桐：阿娘，阿娘看妳清楚啦！是我啦。我抓了一條鯉魚，要送給妳！

【美娘看到魚，再看到玉桐全身溼透，一怒就打了玉桐。】

美娘：你這個不聽話的孩子！

玉桐：（哭泣）阿娘，你怎麼打我？

美娘：（唱）江流無情奪性命，阿娘的話你敢不聽？（白）打你是為了讓你記住。

【乳母抱住玉桐不讓美娘打。】

乳母：孩子不懂事，好好跟他說，不要打。玉桐，你長這麼大了？當年你跟爹娘離開家鄉的時候，才這麼點大呢！乖，不要哭，阿嬤惜！

【玉桐更大聲的哭泣起來，秦鍾聞聲，與繡球、僕役們上。】

秦鍾：（唱）耳聽嬌兒啼哭聲，扯痛秦鍾軟心肝。

【玉桐上前抱住秦鍾。】

玉桐：（含淚）阿爹。

秦鍾：夫人，對孩子好好說就行了，何必動氣呢？

美娘：（委屈）我……（嘆氣）唉！

秦鍾：乳母，多年不見了。怎麼敢勞煩你親自來接我們？

乳母：我聽說大人與夫人今日返鄉，在家裡坐不住，想早點見我們。

秦鍾：這幾年煩勞你操持家務，看守祖厝，辛苦你了。

乳母：這是老身應當做的事情。

秦鍾：繡球，你把玉桐的手腳洗乾淨，換了衫褲。

繡球：是。

【繡球與乳母帶著玉桐下。秦鍾對僕役們揮手，僕役們隨下。】

秦鍾：夫人？

【美娘轉身不搭理，秦鍾換個方向再作揖。】

秦鍾：娘子？啊，美娘？

【美娘一笑，秦鍾上前一抱。】

美娘：（躲開）縣老爺，民女有狀要上告。

秦鍾：喔？來來來，這麼漂亮的民女，有什麼狀要告？直接跟本縣說。

美娘：（嗔怒）唉呀，秦郎。我是跟你說正經的，以後我管孩子，你別插手。

秦鍾：唉，玉桐只是個七歲的孩子而已。孩子愛玩，有什麼呢？等他長大就會懂事了。

美娘：秦郎，你七歲就精通四書五經，十二歲就中了秀才，我也是出身書香門第。但玉桐卻整天只知道玩，無心攻書，沒有遺傳到我們的優點。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傷心。

秦鍾：美娘呀。妳這麼說，孩子聽到，心裡怎麼想呢？

美娘：秦郎，這幾年你的仕途不……（想說出「不順」兩字，卻嚥下），朝中小人猖狂，我們母子隨著你四處赴任，加上我的身體不好，無法好好管教玉桐。我們終究會老，要為將來做打算呀。

秦鍾：（低頭沉吟）嗯，將來，將來……（露出苦中作樂的神色）等我老了，我就辭官引退，帶著一個老婆婆，乘一葉浮舟，捕魚維生，雲遊四海如何？（唱）**順流而下碧海飄，比翼雙飛青天翱，野鶴閒雲任逍遙，執子之手同終老。**

美娘：我才不要跟你去呢。

秦鍾：我有說要帶去的人是妳嗎？

美娘：（嗔怒）不學好！（作態要打）

秦鍾：哎呀，你別打！

【秦鍾覺得好玩，雙手捧水潑向美娘。】

秦鍾：哈哈，老婆婆，老婆婆！

美娘：（逃）你都是當爹的人，怎麼總是瘋瘋癲癲的？

【繡球上，咳嗽一聲。】

繡球：老爺、夫人，小公子已經換上乾淨的衫褲了。

【夫妻見雙方衣衫盡濕，不禁相視而笑。秦鍾細心的為美娘撫去水珠。】

繡球：老爺，您與小公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秦鍾：哼，是虎父無犬子。

衙役：（外白）捉到了！捉到了！！

【敲鑼打鼓，數名衙役上。】

衙役：老爺，抓到了。抓到，老爺了！

秦鍾：抓到什麼老爺了？有話慢慢說。

衙役：（喘）啓稟老爺，摧花大盜抓到了。

秦鍾：什麼？摧花大盜，我怎麼沒聽說？

衙役：老爺新官上任，有所不知。這幾個月，縣內發生了好幾起強姦殺人的案件。一直抓不到人。好在老天有眼，被我們抓到了現行犯。我們已等候多時，剛才才聽說老爺上岸，請老爺即刻升堂。

秦鍾：（嗅出不對的味道）我尚未與前任縣令交接，他怎麼不辦理此案？

衙役：這……他已經托病請假多日，忽然病入膏肓，前天已經由家人送回故鄉祖厝，聽說是昏迷了。

秦鍾：胡說。我問你，是否有朝中權貴關說？

衙役：小人不知道。

秦鍾：（怒）嗯？

衙役：老爺，現在衙門外聚集了上千人，群情激憤，怕會出代誌。

【秦鍾與美娘對望了一眼。】

秦鍾：（嗅出不對的味道）我尚未與前任縣令交接，他怎麼不審理此案？

衙役：這……他已經托病請假多日，忽然病入膏肓，前天已經由家人送回祖厝，聽說已經昏迷不醒了。

秦鍾：胡說。我問你，是否有朝鐘權貴關說？

衙役：小人不知道。

秦鍾：嗯？（怒）

美娘：秦郎，你與前任尚未交接分明，別衝動，貿然升堂這件事就會變成你的責任。

秦鍾：既然我已經到任，百姓的事就是我的責任！升堂！

【美娘理解她丈夫的個性，輕嘆了一聲。】

第二場 一堂

秦鍾：（唱）摧花大盜下毒手，桃江縣民人人愁，新官上任志躊躇，書生意氣斷春秋。

【換場，簡單的場景與燈光變化，秦鍾迅速的從一個浪漫的情人轉為嚴正的官吏形象，衙役們為他換上了官衣官帽。】

【縣衙，秦鍾坐於公堂之上，其下縣民與衙役亂成一團。馮生頭髮散亂，眼神失焦，雙手被反綁於背後，跪於堂中。受害著家屬跪在兩側。】

【民眾不斷的往前推擠，被衙役們阻擋著。眾衙役喊：下站！退後！】

【有的縣民對著馮生吐口水、丟石頭、丟雞蛋菜葉，有的婦女呼天搶地，衙役們阻擋不斷湧入的縣民前進。美娘坐在側間竹簾後旁聽，繡球隨侍。】

老鴿：給他死！給他死！

老翁：我的女兒！我的女兒！

秦鍾：（拍板）肅靜！

衙役們：威武！

老翁：啓稟縣老爺，這個喪盡天良惡質的罪人，污辱我孫女的清白，還殺人滅口。您要為小人伸冤呀！把這個人就地正法！

老鴿：大人呀！我的女兒養到十六歲，還沒幫我賺到錢，就被這個人糟蹋，我女兒死得好慘呀。您要為民婦報仇呀。

秦鍾：是誰抓到這個人的？

農夫：啓稟老爺，我在田裡做事，聽到我小妹喊救人，回頭一看，就看到這個肖仔抱住我小妹不放手，我就把他抓起來。

村姑：老爺，小女子在家門口餵雞，這個人忽然從後面把我抱住，要不是我阿兄及時搭救，我就……。（哭泣）大人請為我作主啊！

【美娘聽到村姑的控訴，不知為什麼心跳加速，坐立難安。】

眾人：（群情激憤）就地正法！就地正法！

秦鍾：（拍板）肅靜！肅靜！

衙役們：威武！

秦鍾：堂下所跪者何人？報上名來！

馮生：（神情恍惚）我？哈哈哈哈……，我是乙卯年二甲進士，姓馮名生字俊傑。奉了皇命，要來上任呀。（對村姑）夫人呀，我妻！你要做誥命夫人了，來呀，快隨我上任呀！（想要抱住村姑）

【秦鐘觀察著馮生，覺得好像見過這個人。美娘也覺得此人越看越面熟。】
【村姑躲避尖叫，眾人圍上，對馮生一頓毒打，被衙役制止。】

秦鍾：來人呀，除了相關人等，其餘俱退至堂外，若有擅闖者，責打五十。
【除相關人等外，其餘皆被衙役驅至堂外，但人群仍不散去，在堂外窺視，等待消息。】

秦鍾：馮俊傑……他是（眼光一轉，唱）同科進士，達禮知書，難相信他欺凌婦女。（白）其中定有誤會。

美娘：（唱）驚惶入骨，不能言語，冷汗淋漓如冰如霧。

【美娘想站起離席，無奈腳不聽使喚，剛想站起馬上又跌坐在椅子上。】

秦鍾：（對老翁）石雄。

老翁：草民在。

秦鍾：你之前說，看到有一個男人，從你女兒房間走出來。你看得清，就說得明。這個人敢是你那天晚上看到的那個人？

老翁：這……老漢今年八十七，眼睛還是金燦燦，對，就是他。

秦鍾：（指著珠簾）石雄，這珠簾上的圖案，你可看得清？

老翁：這是兩隻大黑熊。

秦鍾：石雄，你看到的兩隻黑熊，其實是兩株黑松呀。

【眾人笑。】

老鴛：（撒潑）青天大老爺，石老伯眼睛看遠看不清，我祝甜姨看近看得明。哪一天，我衝到這個壞人前面，跟他只有（比出一個豆子的距離）這麼近，兩對眼睛都要相撞。對！就是他！給他死！給他死！

秦鍾：祝甜姨，你向天借膽喔。

老鴛：（心虛）沒呀。

秦鍾：你竟然敢衝到殺人犯前面，你好大膽。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沒有殺你呢。

【眾人議論紛紛，婦女啞口無言，退至一旁。】

秦鍾：馮生，對石雄與祝甜的證詞，你要辯駁嗎？

馮生：我妻呀！（唱）她正值梨花吐蕊少年時，遭不幸魂斷他鄉杜鵑啼。

【馮生望向珠簾內，美娘心驚，茶盅掉落在地。】

秦鍾：（唱）他分明神思昏昏心智失，補快找無閻王小鬼替死。

【馮生忽然變力大無窮，掙脫繩索，衝向珠簾。】

馮生：（大叫）美娘！美娘！

【美娘暈倒。衙役們圍上，制服馮生。堂外民眾意圖衝入堂內，公堂亂成一團。】

秦鍾：（拍板）退堂，擇日再審。

馮生：美娘啊！

第三場 疑心

【暗夜，大雨，美娘與一個男人的剪影，男人的影子追逐著美娘。】

【八年前的美娘，穿著紅色嫁衣，驚慌的從側幕出。】

【黑色的影子仍追逐著美娘，美娘只有一人在台上，但她的形體看似在與黑色的影子做搏鬥。】

美娘：秦郎救我！秦郎！（唱）弱女不堪狂蜂摧，生死難料命垂危。

【燈光變化，秦鍾與美娘的寢室，美娘從床上坐起，一身冷汗，原來是做了惡夢。】

美娘：秦郎！

【美娘往四周看，發現自己又做了惡夢，哭泣，勉強扶牆而立。】

【聽見美娘的動靜，乳母推門進房。】

乳母：聽聞衙門謠言飛，快來探問是與非。

美娘：乳母！（抱住乳母）我好怕。

乳母：美娘，讓我看，妳有受傷沒？還會頭昏嗎？

美娘：乳母……（哭）這是為什麼？那個強姦犯，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乳母：美娘，你……你都想起來了嗎？

美娘：想起什麼？想起什麼？

【乳母百般為難的樣子。】

美娘：你快說呀？

乳母：唉，事到如今，我只好說了。（唱）當年秦爺中三元，依照婚約配鳳鸞，應在良辰得團圓，不料天妒得意緣。

【秦鍾換了常服，在房外徘徊，不知道該不該進去。】

美娘：發生什麼事情？

乳母：（唱）待字閨中盼吉時，暗夜夢中厄運至，忽然姑娘行蹤失，找到已在外三里。

美娘：我怎麼都不記得！我怎麼都不記得。

乳母：當時姑娘衣衫不整，神智不清，恐怕已經被歹人下藥污辱。老身據實告

訴秦公子，難得他性情純良，叫我不告訴你。依然在約束的日子前來迎娶。

美娘：這是真的嗎？爲什麼我什麼都不記得？

乳母：當時我以爲你是被人下藥所以完全沒有記憶。不過，我聽說在公堂上的那個犯人，知道你的名字。那個人爲什麼會知道你的名字？難道他就是……？

【秦鍾推門而入。】

秦鍾：乳母，你先離開吧。

乳母：是。

【乳母離開。】

秦鍾：（斟酌怎麼跟她問這件事）美娘，你沒有什麼話想跟我說嗎？

美娘：我……我要說什麼呢？

秦鍾：（原先的緊繃感覺忽然鬆懈下來）美娘，你不要怕，你好好跟我說，我不會怪你。

美娘：不會怪我？秦郎，你覺得是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情嗎？

秦鍾：美娘，我沒有懷疑你的意思。我問你，那個姓馮的爲什麼知道你的名字？聲聲口口喊美娘？

美娘：我，我不知道。（又開始哭泣）秦郎，自從你接到回鄉上任的派令，我就夜夜惡夢，難以安枕。

秦鍾：我知道，你說在夢中，有個人一直追著你。不過，你看不清楚那個人的臉。

美娘：不是，我有看到。但是每當我清醒過來的那個時候，我一睜眼，就忘記了。

秦鍾：我不是叫你努力的回想嗎？我叫你下一次夢到的時候，一定要提醒自己，把那個人臉記住嗎？（引導作答）美娘，妳是不是有跟我說過，那個人高高瘦瘦，頭髮散亂？他的眼神如狼似虎？三白眼目露兇光？

美娘：（慌張，也不太能確定，點頭）嗯，好像...好像是。

秦鍾：妳再仔細想想，沒有錯吧？他長得像不像今天你在公堂上看到的人？

美娘：我不知道？

秦鍾：（一步步逼問）你爲什麼要含糊其詞？難道你有苦衷必須對我隱瞞？

美娘：沒有！沒有！

秦鍾：你記起來了嗎？

美娘：我想起來了。就是（給秦鍾所期待的答案）……就是昨天的馮生。

秦鍾：好呀！（唱）惡夢纏，歲歲年年，如今仇人落我著。

美娘：（唱）免猜疑，撲朔迷離，惡有惡報是天意。

（下定決心）秦郎，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說。不管你是不是會怪我。

秦鍾：（惶恐）那你不要說。

美娘：你我是青梅竹馬，自小就是無話不談的知己。知我者，除了父母，就是秦郎。美娘身世淒涼，父母早就過身。秦郎，就是我的至親。得中功名後，富商權臣都想與你結婚親，你卻全部拒絕，猶原遵守婚約，迎娶我入門。美娘銘感五內，生死都願與秦郎相隨。你說過，夫妻之間應該坦白，沒有秘密。我們就是一為二，二為一的夫妻。

秦鍾：（拭淚）我秦鍾能得美娘為妻，是百年修得的好運。別說什麼生死，就是要我去做一個貧寒的漁翁，只要能與你在一起，放棄功名我都願意。

美娘：就在你衣錦還鄉之前，美娘……美娘身遭污辱，已是殘花敗柳。我絕非故意欺騙夫君，只是我遭受巨變，一時喪失了記憶。直到昨天，我看見……我看見他！

秦鍾：（難以承受，大吼）我要殺死他！只要殺了他，你我的生命就可以重新開始。

【美娘瞪大了眼睛望著秦鍾。】

秦鍾：（變得陰沉）是呀，除了你我，不應該有第三人知道這件事情了。以後就不要再提這件事情了。（忽然變得開朗）我們還這麼年輕，很快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兒子。

美娘：「自己的」兒子？什麼意思？殺了他？什麼意思？

秦鍾：一定要拋棄過去的污穢……（根本沒有仔細聽）我要上衙門了，你好好休息。

【秦鍾離開。】

美娘：秦郎呀，你不是常常說，虎父無犬子，還說玉桐跟你很像？（自思自忖，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難道，你還是不相信我？過去的污穢？玉桐是過去的污穢？

美娘：（唱）方寸大亂好難為，郎心難測多猜疑，……

第四場 失子

【燈光變化，空間轉換，美娘從室內走到了第一場的樹林內。】

美娘：（唱）……百般疼愛玉桐兒，怎能不認秦家枝？

【玉桐在桃林內玩耍，繡球則在後面追趕著他。】

繡球：小公子，你別跑，你要是受傷了，我會被老爺夫人怪罪的。

玉桐：（從後面抱住母親）阿娘！

美娘：（受到驚嚇）啊！你放開我！

玉桐：阿娘，失禮啦，我不是故意嚇驚到你。

美娘：（遷怒）繡球，我不是叫你看好小公子嗎？你怎麼跟他玩在一起了？

繡球：夫人，我沒有啦，請您原諒我。

美娘：你帶他走開，我現在心裡很煩。

玉桐：阿娘，你看到我，覺得很煩嗎？

【美娘一瞪玉桐，接著上下打量他，越發痛苦。】

美娘：（不願意再想了，大怒）繡球，你快帶他走！

【繡球趕快帶著玉桐離開。】

美娘：（唱）歹竹怎能出玉筍？他是秦家的兒孫。

【玉桐甩開繡球的手，跳入江中捕魚。】

玉桐：（唱）桃江鯉魚何處尋？抓來獻上盤中飧。

【玉桐一腳踩空，跌近水裡，他被捲入暗流，對著他母親呼救！】

玉桐：阿娘！阿娘救我！

【美娘一見玉桐掉入溪中，奮不顧身跳下水救他！】

美娘：我的心肝子！（唱）江流無人情，

玉桐：（唱）生或死難明，

【美娘將玉桐從水中舉起，但力氣不夠，玉桐又掉進水中。】

美娘：（唱）**羅刹面相迎**，

玉桐：阿娘……

【玉桐的氣息逐漸微弱，手腳放棄了掙扎。】

美娘：（抱起玉桐）玉桐，清醒呀！玉桐，快醒來呀，沒有你阿娘要怎麼辦呀？

玉桐啊！（哭泣）

【秦鍾聞聲而至，看在他的眼裡，宛如妻子要溺死兒子一樣。】

秦鍾：（唱）**驚見地獄刑**。（將孩子抱上岸）你在做什麼？

美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沒有呼吸了。

秦鍾：別吵！

【美娘仍站在水中，停止了聲音，但身體仍在顫抖。】

【秦鍾為孩子急救，玉桐卻沒有任何反應。】

美娘：他怎麼了？玉桐有救嗎？

【玉桐咳了一下，有了生氣，但尚未清醒。】

美娘：兒子呀！

【秦鍾與妻子對望，兩人眼神中好像在交換什麼訊息。】

秦鍾：玉桐呀！（唱）**只怪你錯投時辰，莫怪我為父不仁。你得眼睛看得真，來世投做潔淨身。**

【秦鍾下了某種決心，他將手放掉，玉桐漸漸漂遠。】

【夫妻倆站在水中良久，望著玉桐逐漸漂遠的身體，這一切都被繡球看在眼裡。繡球站在遠處，躲在桃樹後，全身瑟縮。】

【秦鍾一個箭步上去，瞬間殺死了繡球。】

【美娘蒙住眼睛不敢看。】

美娘：（陷入恐慌）秦郎，你為什麼？你不要殺我！不要！

秦鍾：噓！噓！我都是爲了妳呀！好了，冷靜，不許哭。

【美娘好不容易安靜下來。】

秦鍾：等一下你先回家，說你跟玉桐出來玩，他掉進水中被急流沖走，派所有的奴僕出來找。我先處理繡球的屍體，隨後就到。

美娘：（唱）郎心似鐵碎好夢，半月梧桐沉浮中。

秦鍾：（唱）血染桃江楓覆霜，將錯就錯難回頭。

【美娘一步一回頭，神情迷惘。秦鍾開始掩埋繡球的屍體。】

第五場 二堂

【場景同第二場，秦鍾坐於堂上，馮生跪於堂中，證人等跪於兩側，群眾在堂外圍觀。】

【拍板聲。】

秦鍾：升堂！

衙役們：威武！

秦鍾：石雄，你說你看見一個男人從你孫女房中跑出來，敢是堂前跪的這個人？

老翁：啓稟大人，那天我只看到歹徒的背影，老漢不敢確定是不是他。

秦鍾：石雄，前次升堂，你說你看到的人是馮生，今次又說不敢確定，敢是戲弄本縣，蔑視公堂？

老翁：石雄不敢。

秦鍾：（拍板）到底是不是？

老翁：是、是。

秦鍾：祝氏。

老鴛：民婦在。

秦鍾：殺害你女兒的，敢是這個人？

老鴛：民婦走進我女兒的房間的時候，歹徒已經離開了，我根本沒看見是誰。

秦鍾：祝氏，你不用害怕，馮生已經被綁起來了，不會傷害你。你再仔細看一看，能不能指認出他來。

老鴛：（覺得秦鍾的態度很奇怪）大人，我看不出……

秦鍾：（引導作答）祝甜，你再看詳細來！

【秦鍾拍板。】

眾衙役：威武！

婦人：對、對，就是他。

【堂外群情激憤，不時傳出「就地正法」、「爲民伸冤」等呼聲。】

秦鍾：（拍板）馮生，你有什麼話說？

【馮生似乎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嘴型正說著「美娘、美娘」，然而他已被投了藥，發不出聲音。】

秦鍾：查人犯馮生，姦污婦女、奪人性命、危害鄉里，其行罪大惡極，且毫無反悔之意，罪當論……

外白：慢且……

秦鍾：是誰擾亂公堂？

外白：御史大人到。

秦鍾：是龐彬，他來這裡做什麼？（對左右）出迎！

【秦鍾出迎，御史龐彬與隨扈們進了公堂。後面跟隨著一對老人，馮年與馮母，是馮生的雙親。】

秦鍾：學生不知恩師駕臨，有失遠迎，望祈海涵。

龐彬：是我來得魯莽，秦大人。聽聞令公子的噩耗，本官早就應該前來致哀，只是……

秦鍾：（打斷）如恩師所見，學生正在處理一刑案。請先移駕後堂，待學生處理完公務，再……

龐彬：不愧是奉公無私的秦大人。我正是爲此事而來，馮生一案尙有下情。秦大人可否將此案擇日再審？

【馮年與馮母奔向馮生，抱著兒子。】

馮年：子呀，你說話呀？

馮母：孩兒呀，你是受了什麼折磨？你怎麼都嚇傻了？

秦鍾：（見馮家親子相聚，怒氣上湧）恕難從命。

龐彬：卻是爲何？

秦鍾：此人罪行重大，若不及時論處，就算本縣同意，老百姓也不同意。就算被害人的父母同意，天也不能同意。

【周圍圍觀的群眾開始騷動，大喊「不同意」、「狗官關說」、「縣老爺做主」等。】

秦鍾：來呀，將閒雜人等拉下去。升堂！

【衙役要將馮年夫妻拖下去，與龐彬的隨扈起了衝突。】

龐彬：住手，我手中的寶劍，就是天意，誰敢不從？

【眾人下跪，秦鍾也老不情願的跪下。】

龐彬：閒雜人等退下。

【重新升堂，閒雜人等被驅離，龐彬坐上位，秦鍾坐下位。馮生的繩索被解開，卻無法站立，他的父母也陪他一起跪坐在地。】

龐彬：唉！秦鍾啊！（唱）老夫親身下縣城，此案必定有隱情。

秦鍾：（唱）眾口鑠金罪證明，天理昭昭難容情。

龐彬：秦鍾啊，當年我審閱你的策論，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龍鳳，凡間的謫仙，只可惜，你就是敗在恃才傲物、剛愎自用。

秦鍾：當年蒙恩師錯愛，欲將千金下嫁與我。是學生不才，自慚形穢，難以匹配，並非恃才傲物。

龐彬：（搖頭嘆氣）秦大人好風骨啊！

秦鍾：恩師既然知道學生的性底，為何還要為難於我？

龐彬：馮家夫婦與我乃是故交。

秦鍾：哼！

龐彬：（唱）馮生與你是同年同科。

秦鍾：（唱）他是罪證據鑿奈我何？

龐彬：（唱）曾經攜眷上任引風波。

秦鍾：（唱）玉帛露白難免動干戈。

龐彬：馮生也算得是我的門生。可憐他上任途中，家財被劫，妻子受辱自殺，以致喪心失智。可憐他的父母，這幾年都在為他善後。

秦鍾：就算喪心失智，卻是罪證據鑿。本縣又要如何對這些枉死婦女的家人交代呢？

龐彬：秦大人，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先前的死者，是暗時受害，或是日時受害？

秦鍾：是暗時。

龐彬：是在房間裡面發現屍體，還是外靠？

秦鍾：（不安）是在房間裡面。

龐彬：受害女子身上俱有刀傷。馮生被捕之時，他可有攜帶利器？

秦鍾：（傻了）這……無。

龐彬：他除了抱住婦女以外，可有強行猥褻？

秦鍾：也無。

龐彬：光天化日，既無凶器，也無意圖，何來罪證據鑿。

秦鍾：不過他……「有人」認出他來了。

龐彬：秦鍾呀，馮生在七年前赴任途中，遭受重創，已經不能人道了。

秦鍾：什麼？叫忤作。

【忤作上。】

忤作：小人在。

秦鍾：將馮生帶下去，詳細診斷。

忤作：是。

【忤作帶馮生下，馮生父母隨下。】

龐彬：倘若確認馮生不能人道，那麼之前的受害婦女，就不是馮生殺的了。

秦鍾：(自言自語)不過，他聲聲口口喊著「美娘」，這是什麼意思呢？

龐彬：誰是美娘？

秦鍾：(一驚)馮生聲聲口口一直喊著「美娘」。我懷疑是不是……是不是有一個
尚未發現的「受害者」。

【忤作上。】

忤作：稟大人，嫌犯的身體遭受重創，確實已經不能人道了。不過，之前發現的
受害婦女都在死前遭受姦污，所以他不可能是犯人。

秦鍾：唉呀！（唱）冷水澆頭腹火燒，山崩石裂地動搖，天地不仁勝毒藥，殘忍
扼殺小幼苗。(暈厥)

龐彬：秦大人身體不適，馮生一案擇日再審。來人呀！

眾衙役：在！

龐彬：盡速捉拿真兇。

眾衙役：是！

【燈光變化，可以看到美娘痛苦的剪影。】

美娘：(尖叫)啊！

第七場 恨水

秦鍾：(唱)江水悠悠，恨水難斷千古憂。

【秦鍾走到了失子的江邊，看到美娘坐在船上。】

美娘：(唱)悔恨難休，苦淚難吞萬世愁。

秦鍾：(跳上船，打量美娘)美娘啊，你夢中的惡人，真的是馮生嗎？

美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秦鍾：可是他知道你的名字。可見他認得你。可是他又不可能是那個讓你做惡夢的人。

美娘：你不要再說了。(強忍悲傷)你不是說，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上天能不能再給我們孩子。爲了你……

秦鍾：噤聲！不要說，不要說你是爲了我……(痛苦)

美娘：秦郎，爲了你，我願意成爲罪人。

秦鍾：爲了你殺死玉桐，我殺死了繡球。

美娘：爲了我？秦郎，你不是說只要「他」死了，我們就可以當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重新開始嗎？

秦鍾：是「他」，我說的是「他」。

美娘：什麼？

秦鍾：我說我會殺了姓馮的。

美娘：是「他」？怎麼會是「他」？你說的明明是玉桐。

秦鍾：(搥了美娘一巴掌)(唱)世間最毒是婦人，毒在愚昧天良泯，我爲父怎會噬血親，一世英名蒙土塵。(白)你怎麼這麼糊塗呀？

美娘：(唱)人間無毒不丈夫，毒在其心罪可誅，我爲母怎會這糊塗，是你逼我演這齣。(白)你明明說要殺的是玉桐！

秦鍾：我沒有說。我什麼時候說了？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美娘：在我向你坦白一切的那天晚上。你說，只要玉桐死，我們就可以當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重新開始。

秦鍾：(仰首，無法掩飾他的驚愕)我沒有說。我說的是要讓馮生死！

美娘：(驚愕與痛苦)不！你明明說的是玉桐。

秦鍾：我明明說的是馮生，你卻聽成是玉桐。(控制不住自己)最毒婦人心呀，你殺死了我的兒子。

美娘：你口中說的是馮生，但你心裡想的明明是玉桐。那一天玉桐落水，本來是有救的，是你把他放水流。

秦鍾：我以爲你想要他死。

美娘：是你讓我以爲我想要他死。玉桐是你我的親生子呀。我竟然允許你！我竟

然允許你！啊！

秦鍾：（唱）啞口欲言難啓齒，羞也怒也心哀悲，昔日枕邊最知己，今日反目分飛時。

美娘：（唱）舊情難將覆水收，痴也嗔也淚不休，百年修得渡同舟，同心終究反成仇。

【美娘想要跳江，被秦鍾抱住制止。】

美娘：我竟然允許你！

第七場 三堂

【衙門的內部會審，閒雜人等一律被排除。】

【秦鍾隱藏了他之前在公堂上的氣焰，變得十分冷靜，心中有盤算。】

秦鍾：恩師，秦鍾有一事相求。

龐彬：秦大人請講。

秦鍾：恩師與馮生的父母既是故交，爲了表示法律無私，請馮生的父母離開此地。

【馮年夫婦焦急了起來。】

龐彬：這是當然，馮兄，請你與夫人暫且離開。

馮年：是。

【馮年夫婦離開。】

龐彬：高杆。

農夫：草民在。

龐彬：你發現馮生抱住你的妹妹的時候，他手中可有利刃。

農夫：沒有。

龐彬：高氏。

村姑：民女在。

龐彬：可否詳細說明，馮生是怎麼接近你？怎麼要脅你的？

村姑：我出來餵雞的時候，看到這個人。他已經在我們這附近，乞食好一陣子了，我看他也並不是什麼危險的人，也沒有去注意他。沒想到他忽然從後面抱住我。

龐彬：除此之外呢？他還有沒有做什麼？說什麼？

村姑：嗯……他一直叫著一個名字。

龐彬：是什麼名字呢？

村姑：好像是「美娘」。

龐彬：你確定他那個時候，說的是「美娘」？

村姑：是。

龐彬：你沒有說謊嗎？

村姑：民女不敢。

龐彬：（對秦鍾）怎麼才過幾天，他在公堂上，就變成啞巴了？

秦鍾：高氏，你可認識任何叫做「美娘」的人？

村姑：不認識。

秦鍾：高氏，敢問你的閨名是？

村姑：小女子名叫金枝。

龐彬：（在桌上的文件上寫點東西）好了，你們都下去吧。

【眾人皆退下，只剩下龐彬與秦鍾兩人。】

龐彬：秦大人，我這裡有一特殊的證人，可否傳喚她？

秦鍾：是什麼人呢？

龐彬：是府上的侍女繡球。

秦鍾：此女與本案無關，何以要傳喚上堂？

龐彬：本官有重要事情要問她，我認爲有必要傳繡球上堂。

秦鍾：（急了）我……繡球之前摔碎了我夫人的一雙玉鐲，我把她辭了，叫她回老家。

龐彬：無妨。那麼是否有其他女眷？

秦鍾：就是我夫人與乳母王氏。

龐彬：那麼，下次可能要傳喚王氏。

秦鍾：爲什麼呢？

龐彬：（淡淡的笑）直接傳喚尊夫人，恐怕……

秦鍾：恩師有話請直說。

龐彬：我聽說馮生曾在公堂之上，對尊夫人無禮。

秦鍾：是。

龐彬：是怎樣的無禮呢？馮生做了什麼？說了什麼？

秦鍾：這……

龐彬：爲什麼馮生現在無法開口說話？是生了病？還是被投了藥？

秦鍾：……

龐彬：沒過幾天，玉桐落水失蹤，繡球也被辭頭路了。……秦大人？

秦鍾：啊？

龐彬：我派人去馮生的妻子娘家去探聽，你猜我查到什麼？

秦鍾：（心不在焉）什麼？

龐彬：馮生死去的妻子，名字就叫作「美娘」。唉，可憐呀……

秦鍾：原來是……（唱）秦鍾不禁淚潸潸，大錯鑄成留遺憾，若能換兒性命還，我願一人上刀山。

龐彬：（唱）淚濕衣衫坐難安，趁此時機叩心關，解救馮生出鐵欄，（白）秦大人呀，（唱）請你起身園中觀。

【乳母與玉桐被安排好站在庭園中。她抱著玉桐，玉桐看起來十分的惶恐。】

乳母：你乖乖等一下喔。我們馬上回去。

玉桐：※○%◎。(語不成聲，開始哭)

秦鍾：玉桐，你沒有死！你沒有死！

【秦鍾衝出去，玉桐一看到他便魂不附體，發抖、大哭。】

乳母：好好！別怕！

【乳母抱著玉桐離開。秦鍾想追。】

龐彬：恭喜秦大人失子復得，不過，現在可能不要追比較好。

秦鍾：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呢？

龐彬：有人在桃花江下游發現了小公子，找到的時候，他幸好還活著。不過，他驚嚇過度，口不能言。是看到他的衣服上繡著名字，才知道是你的公子。我叫人往上游查看，發現繡球被歹人扼殺，埋在梧桐樹下。我知道你是一個愛面子的人，所以把這個案子先壓下來。

秦鍾：恩師想說什麼呢？

龐彬：你若放過馮生，我就放過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秦鍾：(冷淡的)此案疑點眾多，尙未結案，馮生不是說放就放的。

龐彬：馮生的父母已經很累了，只想早點了結此案，回家過平靜的日子。你呢，只要把繡球的案子壓下來，就能跟妻兒恢復以往的生活。

秦鍾：恩師，你以為時光能倒流，我真的能裝做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回到從前嗎？就算我與妻兒重聚，那也跟家破人亡沒有兩樣了。

龐彬：秦鍾，你這個人，就是什麼都往心裡去，太計較的話，要怎麼過日子呢？

秦鍾：我都不知道我該怎麼過日子了。我只知道馮生的案子要查，繡球的命案也要辦，我才能過了這一關。

龐彬：秦鍾呀，你真傻，你有那麼多的時間查嗎？

秦鍾：那就交給下任縣令來查吧。請恩師將我收押。

龐彬：秦鍾，你太不知好歹了。

秦鍾：繡球是我殺的，一人做事一人當。(摘下烏紗)

龐彬：你怎麼這麼傻呢？你不說，我不說，大家暗蓋，各取所需。

秦鍾：就是因為你不說，我不說，大家暗蓋，所以錯誤越滾越大呀。恩師，倘若玉桐害怕我，甚至看不起我。我要怎麼讓他承認我這個父親呢？(唱)磊落認罪不後悔，來日再與妻兒會。摘去烏紗不懼畏，明日清風明日吹。

龐彬：唉。秦鍾呀！

第八場 浮舟

【江邊，與第一場相似的景物。乳母抱著玉桐站在水畔，龐彬正監督著押解犯人的過程。】

龐彬：（唱）桃花江邊桃花開，一葉浮舟順流水，

乳母：（唱）不見美人粉紅蕊，才子何時鄉里歸？

【可是那浮舟不是官船，而是要押解犯人的囚船。秦鍾穿著罪衣，即將被遞解上船。幾個解差在交接文件。】

秦鍾：玉桐，來，讓阿爹抱一下好嗎？

【玉桐不願意，秦鍾垂下了眼淚。】

秦鍾：阿爹對不起你。（唱）小孩兒，離情依依，望你攻詩書明白事理。

玉桐：（怯生生的）阿爹。

秦鍾：玉桐，你說什麼？你再叫我一聲！

【玉桐低頭不說話。】

秦鍾：乳母，玉桐叫我阿爹了。

乳母：是呀，玉桐你讓爹抱一下好嗎？

【秦鍾要伸手抱孩子，孩子卻轉開了頭。】

解差：有什麼要說的話快點說，船要開了。

秦鍾：（拭淚）乳母，美娘她，會來送我嗎？

乳母：我不知道。

玉桐：（背過身，小聲唱）老爹親，眼淚滴滴，望你早轉來共享春暉。

秦鍾：（對乳母，感慨的）好！好！

【秦鍾被解差催趕著上船，他一步三回頭。】

美娘：（內白）解差大哥，請稍等。

【美娘快步上前，無奈秦鍾已然上船，她只能在岸上伸手。】

美娘：秦郎！秦郎！

秦鍾：美娘，太危險了，你回去吧。

美娘：你是（唱）南方魚米逢北土，沿途恐怕多勞苦。

秦鍾：（唱）覆水難收莫蹉跎，另尋喬木寄絲蘿。

美娘：秦郎，你忘記了嗎？（唱）順流而下碧海飄，比翼雙飛青天翱，野鶴閒雲任逍遙，執子之手同終老。

秦鍾：美娘，你……你要等我？

【美娘搖搖頭。秦鍾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美娘：我要陪你去。

秦鍾：孩子沒有母親照顧呀？

【美娘回頭看孩子，但玉桐只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坐在地上劃著圈玩。】

美娘：在我與你共同贖完罪之前，我沒有資格做他的母親。

【美娘搭了扶手，跳上船。】

合唱：一葉浮舟隨水流，梧桐依舊映月洲，試問真情何處有，心中空明亦無愁。

【岸上的與船上的人們互相揮手道別，小船航向未知的旅程。】

劇終